
特 載

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精神疾病反污名化及精神障礙者 長期照顧需求」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56 分

地 點：本會一樓簡報室

出(列)席人員：

民意代表－

議員蘇炎城

議員周玲姣

議員李蕙蕙

議員林瑩蓉

議員連立堅

立委李昆澤（服務處助理王瑞成代）

議員林芳如（服務處助理謝淳仲代）

政府官員－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科科長葉欣雅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職業重建科科長楊茹憶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科長郭瑩璵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股長吳佳蓉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技士藍仁穗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輔導員李家好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專門委員鄭志良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黃中興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股長黃秀玲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股長王春明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正陳藝文

專家學者－

嘉義榮民醫院身心醫學科主任黃敏偉（暨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徐淑婷（兼任高師大復健諮商所助理教授）

河堤診所醫師蔡景宏（暨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理事長）

社會團體一

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理事長黃國良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理事長柯碧雲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常務監事陳東富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幹事林清烈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鍾麗娥女士

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執行長楊沛綺

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總幹事陳仙季

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楊三良先生

高雄市視而不見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邱珮諭

高雄市大崗山康復之友協會主任高純仁

主 持 人：蘇議員炎城、周議員玲玟

記 錄：鄧秀貞

一、主持人蘇議員炎城、周議員玲玟宣布公聽會開始，介紹與會來賓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二、社會團體、學者專家、民意代表陳述意見及討論交流。

(一) 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黃理事長國良

(二)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陳常務監事東富

(三) 嘉義榮民醫院身心醫學科黃主任敏偉

(四)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精神科徐醫師淑婷

(五) 河堤診所蔡醫師景宏

(六) 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陳總幹事仙季

(七)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林幹事清烈

(八) 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楊執行長沛綺

(九) 林議員瑩蓉

(十)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科葉科長欣雅

(十一)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職業重建科楊科長茹憶

(十二)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郭科長瑩璵

(十三)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鄭專門委員志良

(十四) 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楊三良先生

(十五)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柯理事長碧雲

(十六) 連議員立堅

(十七)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鍾麗娥女士

三、散會：中午 12 時 11 分。

「高雄市精神疾病反污名化及精神障礙者長期照顧需求」
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 (蘇議員炎城) :

周議員、黃理事長以及與會的各位貴賓，因為剛才已經有先介紹貴賓了，我就不再重覆介紹，今天最重要的議題高雄市精神疾病反污名化及精神障礙者長期照顧需求，我們大家都知道精障者在社會上屬於比較弱勢，這些弱勢者更需要社會大眾、公部門的關懷及關心，可以慢慢來治療恢復；但是一般而言，政府的能力和經費等各方面都比較不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就要依靠社會資源來協助，在座的各位，包含黃理事長、各社團代表的關心，這些就是社會資源，讓他們來幫忙關心這些弱勢族群，有這些社團的關心介入，就能省下政府很多的資源，俗話說政府能力有限，民力無窮，所以需要這些社團的介入。今天公聽會第一個重點在於針對部分不周到的，包括精神障礙者很多的行為、動作不是出自於本意，那是在沒辦法的狀況下所做的處理，外界用一些不雅的名稱來稱呼這些弱勢族群，說實在話這是不公平的做法。第二、他們除了需要社團的照顧以外，政府還要積極補強哪一個區塊，我想這兩個問題是今天的重點，我們今天有邀請幾位專家學者一起來探討，讓這些有需求的弱勢團體可以得到政府的照顧，以及社會資源的彌補，我相信這是今天的主題，今天就要麻煩在場的專家學者、團體們，做公益真的是一件事情，誠如黃理事長說的，他從事公益已經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了，真的很不簡單，從不間斷的一、二十年，長期投入真的是難能可貴，感謝大家共同的參與，現在請周議員向大家問好，謝謝。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

謝謝我的好同事蘇議員炎城，今天許多的學者、與會貴賓以及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剛才開宗明義蘇議員已經大致上將今天的公聽會向大家做個報告，我今天是代替議會來扮演主持人的角色，所以我們很快的就進入主題，今天有這麼多的學者專家在現場，我剛才也看到我的另外一位好同事，李蕙蕙議員也來到現場關心，還有幾位媒體朋友，我們就不要再浪費時間了，我們請黃理事長國良先來向大家報告公聽會從一開始的整個籌備過程，請黃理事長發言。

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黃理事長國良：

首先要謝謝身心障礙聯合總會全體理監事的支持，我們曾舉辦兩場內部座談的小型公聽會，在那兩場公聽會裡面，大約有 7 個左右至 10 個左右

的社團理事長參與；以及徐醫師也都有參與，我們彙集成熟的意見以後再請議會支持，所以我非常感謝周議員、蘇議員，一位是高雄市苓雅區的議員，另一位是鳳山區的議員，由他們共同來協助舉辦這場公聽會。我向在座的各位報告，不好意思我們去年都在高雄市沒有來到鳳山，去年我們舉辦過 4 場，第一場也是舉辦有關精神障礙，第二場有關肢體障礙，第三場有關自閉症，第四場有關罕見疾病，要感謝市議會將這四場公聽會舉辦完以後的紀錄都列入你們的公報。我們透過我們理監事，其中有四位是高雄市身心障礙權益委員會的委員，他們在那裡都有提案以及追蹤，所以我要向各位報告，我們在召開這場公聽會以前，內部的理監事及學者專家有事先召開兩次小型的公聽會及專家座談會，然後做了大約 300 份的問卷，每一次我們都有數據，除了謝謝市議會的幫忙以外，我也希望各位閒暇之餘可以來本會當志工，我們聯合總會已經成長了，去年光是常務理事會暨歷任理事長的捐款將近有 40 萬元，包括我們所有的行政費用，我們將各位的捐款 100% 花在身心障礙的福祉宣導及保障方面，我們不會將你們的捐款拿來當做行政費用，有的協會是收取 15%，我們是 100% 都捐贈出去，我們那 40 萬元是怎麼來的？由歷任理事長，包括王道鵬、葉崇堅、蕭淑珍、本人以及常務 6 個人都有捐款，所以讓大家一新耳目，我們身心障礙協會的幹部都沒有領取任何酬勞，而我不擔任任何委員，我就讓專家當委員，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身心障礙者，家屬也沒有人是身障人士，我不要去擔任委員，就讓專家們來擔任，所以我們現在的 20 位理監事都非常團結，我爲了要讓大家全力推廣，所以廣招志工。現在我請精障組的召集人，東富爸爸，他好不容易奔走了 284 份的問卷，問卷的結果讓大家參考一下，我們再開始進行會議，好不好？接著讓你來報告一下。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陳常務監事東富：

關心精障朋友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今天在座的各位，蘇議員、周議員、理事長，三位醫師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也都認識，很感謝大家都能夠來參與，這次也請了市政府五、六個單位的官員蒞臨，感謝你們的參與。

爲了準備這次精障的問卷調查，剛才我們的理事長也講了很多，背後的作業也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也很認真，到最後總共做了 283 份的問卷(詳如附件)。問卷分析出來的結果認爲一般民衆對於精障的污名化，我們今天講的是污名化主要原因，爲什麼污名化那麼嚴重？造成我們身心障礙朋友和家屬很大的困擾，這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呢？我們都有實際的問卷資料在這裡，我們對於精神疾病做分析，不了解精神疾病，曾聽媒

體不當的報導以及社區宣導不夠，這些就是我們最主要需要努力的地方，也就是有時候記者或媒體工作者對於精障者不夠了解、不夠認識，所以他們常常做負面或者疏忽的報導，導致民衆對精障者產生誤解，這是我們希望去除污名化，希望媒體記者在這方面能夠幫助我們，以後在這方面能夠做一些調整，最主要是希望媒體記者朋友有機會來參與類似這種型態的公聽會，讓他們對於精障朋友做深度的了解，當他們了解以後，他們才會認同我們、支持我們，才會和我們站在同一邊，這是很重要的。還有社區的宣導不夠，這個時候就要請在座幾位的市府官員一起幫忙做社區宣導，我個人已經努力了五、六年，結果成效有限，所以我覺得要透過政府相關單位幫我們一起宣傳，尤其是社區宣傳，這個要請民政局的長官多多幫我們出點心力，在這裡先向你們說聲感謝。

接著是認爲有效的社區宣導方式，辦理心理衛生講座，請精神障礙者或家屬現身說法，我這幾年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心理衛生宣導，我覺得我個人的力量非常有限，甚至我們請精障者家屬現身說法，我本身就是精障者的家屬，所以我以我親身的體驗、切身的問題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想請大家多認識我們的精障朋友和家屬的內心世界，他們的病狀是如何？等一下有機會請在場的三位專家醫生和大家分享他們的看法。第三點，有效的方式，政府單位的宣導、媒體辦理接觸活動都非常重要，還有我們這裡有提到，認爲需要宣導特定人員，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哪些特定人員做宣導，這一點很重要，也就是剛才說的媒體記者、衛生局公衛相關人員，現場也有幾位長官坐在這裡，也都是我的好朋友，請你們將我們今天在議會舉辦公聽會裡面重要的分析報告帶回去給上級長官，請他們注意，因爲現在連我們的中央單位也都開始在注意這些問題了，所以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的精障朋友和家屬等了很久的時間，他們的一線希望曙光會出現，我想 ICF 會是一個方向，也就是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來努力，但是黎明將要來臨的那段是最黑暗的時間，我們大家要一起去度過。精神障礙者無法被了解的原因，因爲家屬不願意公開、不願意和他人接觸、不敢曝光、自己不能夠認同自己，這些都要從自己本身做起，我希望在座和我一樣有家屬是精障者的，自己必須要先肯定自己，對於問題產生了我們就要面對他，不要迴避，而且我們要做深入的自我訓練，其實精障者不是我們的負擔，而是我們的助力，他幫助我們認識很多人生的重大問題，從精障者身上讓我們學到很多，你們身爲精障者的家屬，假如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來和我分享，這一點很重要，我們自己要先站起來，不願意公開的因素當然有很多，有可能是害怕讓人知道我是精障者的家屬而受到他人的歧視，或者被瞧不起

等等，以上種種的因素我都知道，我和大家一樣感同身受，但是我還是走出來了，我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樣都能夠走出來。怕被恥笑、怕影響工作等等，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到家屬而充滿了無奈，在座的三位醫生專家都很清楚，有很多家屬自己都不敢走出來，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夠慢慢的走出來，這是我們的困境。

第七點，我們分析到，認為一般民衆對於精神障礙者污名所產生的反映就是排斥我們，對我們有恐懼感，或者誠如剛才所講的歧視，這些都是導致我們沒辦法很快走出來的原因，在座的各位朋友，我藉著今天的機會在這裡呼籲大家，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這個問題，讓我們社會中最弱勢的一群能夠慢慢的走出來，這需要大家的力量，我們一起來幫助這群病友及家屬。我在接觸很多的病友當中，有一些病友其實是很有天份的，只是這個社會認為他生病了，就忽視他的天份，其實這是很可惜的。假如我們好好培養我們這些病友，那麼他在某方面的天份是非常不同於人，而且是非常優秀的。在我們的認知裡面，很多的偉人、藝術家，例如梵谷、邱吉爾等等歷史上的名人，他們有些時候就是經歷過精神疾病，最後成為偉大的人物，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天份展現出來，比平常人還要厲害，我希望大家要特別了解這一點，我們希望精障朋友是有社會產值的，不要忽視他們，認為他們是社會的負擔，我在這裡特別呼籲大家，呼籲政府的官員，請你們要把我們的話聽進去，我代替他們向你們感謝。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謝謝築夢關懷協會陳常務監事東富，我們就分幾個階段進行，謝謝你先為我們報告你用心做的長期照顧服務問卷的前半段，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對於精障朋友所不了解、誤解的地方。第一階段我們先來討論這個部分，今天與會的來賓有來自於全台灣各地的醫生、學者專家，我想他們寶貴的意見對我們而言也是急迫需要聆聽的，我在這裡也要提醒與會的所有好朋友們，今天這場公聽會是有全程錄影，並且我們會逐字譯稿做成紀錄，所以請所有的與會來賓在討論的時候要對準麥克風，發言前也請先向各位報告來自什麼單位及姓名，今天公聽會的會議資料在未來對於所有朋友的幫助絕對有很大的助益及紀錄，接著我們就從嘉義榮民醫院身心醫學科的黃主任敏偉先開始發言，因為今天與會的來賓非常多，我們應該要進行兩輪的討論，所以第一輪的討論請大家的發言時間限制在 10 分鐘左右，我知道雖然大家都想盡量將他能夠提供的專業意見給我們每一個人，但是因為來賓太多，所以第一輪的發言先以每人 10 分鐘的時間，如果時間不夠的話，再由第二輪來做補充。接著就請黃主任發言。

嘉義榮民醫院身心醫學科黃主任敏偉：

敬愛的主持人，周議員，衛生局、社會局、在座的各位夥伴，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代表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的理事長，我現在本身也是台灣精神醫學會的秘書長，我們在嘉義地區，也歡迎大家來參觀，我們目前為止將全國從急性、慢性、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精神護理之家以及長期庇護性照顧的部分，我們都做的還不錯，所以也和大家來分享這樣的經驗。首先很感謝有這場公聽會，第一點大家要來談的是，在幾千年來人類社會裡面認識所謂的精神疾病，為什麼慢慢的會造成很多人的誤解，說真的，如果是從歐洲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或者是中國古代的想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名詞，例如常常用瘋、癲等名稱來形容當時有精神症狀的夥伴，後來可能在歐洲，甚至在面對精神疾病不穩定的情況下，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精神疾病，我們知道他不過是大腦和外環境的部分，也就是外在環境的變化太大，但是我們的大腦可能在處理外在環境的變化有適應不良的情況，所造成的結果。大家再聽一次，外在環境的改變，和我們現在大腦適應不良所造成的結果，大家想想看，我們的糖尿病會不會是我們平常飲食習慣的改變，所以造成我們對血糖的控制不佳，以至於讓我們的胰島素分泌不佳所造成的結果，其實基本上在醫學的原理上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仔細來看這樣的情況，其實罹患精神疾病和罹患糖尿病的原理是相近的。這幾十年來對於大腦的研究越來越進步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可以看到在醫療上有很大的進步，所以歐洲在幾百年前的時候，甚至會覺得這些人有精神疾病復發的情況下，他們沒辦法控制所謂的衝突及暴力的行為，他們甚至會用一些比較極端、殘酷的方式來對待他們，譬如有些人要用火灼燒他們，或者認為他被惡魔附身，需要用驅魔的模式，其實這些方式都是因為在古代對於疾病不了解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因為這樣，幾百年來大家在某種程度上會擔心、害怕被污名的情況，不瞞大家說，這個污名的情況，甚至我們的政府在幾十年前的時候都還是怎麼樣？大家如果有仔細看的話，可能會在公園前面看到立一個告示牌，寫著嚴禁狗、精神疾病者請勿進入，幾年前我們好不容易向農委會建議，應該要將所有的國家公園以及公園所立的此類告示牌拿掉，這也不過是前幾年才做到的事情，這表示什麼？表示社會大眾對於這個疾病真的非常不了解。所以慢慢的，誠如東富大哥說的，我們要如何讓一般民眾，其實不只是只有媒體朋友，一般民眾甚至還有很多的人都能了解這樣的問題，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很感謝衛生署的精神衛生法，在 97 年之後新的精神衛生法已經對於污名化這樣的名稱也希望有點改變，為什麼

呢？有很多的研究統計出來，我們看到很多的精障者在短期急性發病的時候，可能有很多的媒體去報導，例如有些精障者因為精神疾病的關係，可能做了一些失控的行為，他們就將這樣的行為直接做報導，所以造成媒體有很多的誤解，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研究指出，事實上，一般人因為口角、喝酒或者其他原因的衝突發生暴力事件，不瞞大家說，這些都比我們精障者發生的暴力事件還多出好幾倍，我想在座的家屬如果在照顧你們可愛的精障朋友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平常不見得會與人有明顯的衝突，甚至他們會有他們可愛的一面，所以往往都是在疾病的過程中，在不穩定的狀態下，或者有誤解的狀態下，他們發生失控的行為，但是這樣的行為並不表示他和暴力劃上等號，所以反污名、去污名化是一定要做的。

事實上，日本已經先帶頭，他們在 2002 年花了七、八年的時間，好好的告訴全日本的民衆要改變，而且他們就真的從中央部門開始改變，所以日本在 2002 年的時候就真的把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疾病裡面精神分裂症是常常最容易被污名化的時候，他們將他改稱為「統合失調症」，也就是大腦在統理管理行為的時候，統合失調對於行為上產生無法控制的情況，所以在改名的過程中，有很多人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改名有用嗎？這不是換湯不換藥，我們大家還是知道他原本的名稱叫做精神分裂症，甚至有很多人會認為這和疾病治療沒有關係，所以當時在大家還心存疑慮的時候推動了，告訴大家 2004 年的時候，日本的學者自己去做研究後發現，在他們的社會當中，因為這樣的改名後，其實家屬和我們所謂的夥伴及甜心們，甚至是社會大眾對他們的接受度變高了。

雖然在日本社會還是有很多人，譬如說精障者要在某些住宅裡成立庇護性工廠或是住宅時，還是會有一些阻力，但是他們還是做成功了，他們很容易的溶入社會、溶入社區裡。他們甚至發現家屬更有自信心，甚至願意帶這些伙伴們出來就醫、就學、就養、就業，你會發現很多項目的比例是增加的，甚至就醫的比率也增加 20%。所以整體而言，在這更名的過程中會變的更有意義。我們現在和韓國一直處於互相競爭的狀態，連韓國在 2010 年時候，他們也更名成功了。儘管我從文獻裡，雖然我不知道意思是什麼，他所講的大概也是這樣子。香港也將他改為「思覺失調」，由思想及感覺失調所造成的疾病。大家想想看，這裡很明顯的點出來，這就是大腦在某些分泌物質上的失調，所造成的結果，我覺得這就是很成功的一步。所以目前為止，很高興我們的精神醫學會，現在在翻譯新版的 DSM5 新版精神醫療的部分時，有很多在座的專業精神科醫師，他們也同意和我們康復之友聯盟結合，甚至希望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我們也希望將精神

分裂症的名詞給改掉，所以現在有幾個建議的名詞，希望到時候如果有需要票選時，大家一同來共襄盛舉，我相信如果有機會更名的話，我們的社會可能會走向更開放、更重視這樣的議題，甚至站在互相尊重的立場來看待這件事情，只有這個基礎，我相信很多的路，走起來會更加的順遂。我先講到這裡，之後有些東西在和大家做分享，謝謝大家。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謝謝黃主任。接下來邀請長庚紀念醫院的徐醫師發言。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徐醫師淑婷：

謝謝周議員，謝謝各位伙伴今天來參加。剛才黃理事長已經講到，我們現在要改變對精神疾病的概念，這是一種大腦的疾病，在面對環境壓力下所產生的狀況。因為黃理事長要講的東西很多，但是他忘了講一件事情，現在有很多研究發現，大腦的疾病並不是像糖尿病一樣是很慢性化的，它是會康復的，神經會再生的。所以要在何種情況下，腦神經是會更好的？要如何讓病患有機會可以康復？我想這是目前我們的科學研究裡，常常會有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有這樣的機會，當然不僅只有醫療方面，還有很多生活、健康上的，如何讓身體更好、腦神經更好，這就是大家在講的幸福模式。精神障礙常常在講復原或是幸福模式，就是在講如何讓身體更健康的健康促進活動。這些都會讓我們的狀況更好，精神狀況會更好，可是大部分的人還是認為精神疾病不會好的想法，其實全世界都有。世界精神醫學會前理事長 Norman Sartorius 他們就常常在研究，世界各地面對污名化的現象，到底要怎麼做？才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剛才黃理事長也談到分成幾個層面，包括個人的層次、組織的層面、公共的層面等。包括我們去抗議公園裡這樣的標語是不適合的，我們在整個改名的過程當中，其實也是一種很重要的反污名化的過程。

我補充幾件事，Norman Sartorius 說：「減少污名化最重的方式就是接觸」，為什麼接觸很重要呢？因為我們大家都發現，除了公共層面的改變，譬如說我有一位研究生潘炳光先生，他正在研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前一年和後面二年，在報導精神疾病的新聞時有沒有什麼差別？他一共分析、搜集了聯合新聞網、蘋果日報、中國時報等新聞 1,244 則，共計 3 年。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1 年和後面 2 年，我們都知道上面有罰則，如果你用不實的方式去報導精神障礙者的話，其實結果發現報導的方式改變不大，也許只有在講精神障礙者時，比較不會隨便冠上瘋漢、瘋婦這種名字；他們比較會去找些實在的證據。比如有精神科醫師出來說，這真的是什麼樣的疾病、這是什麼樣的狀況，真的有這種實在的報導會比較好一

點。所以從公共層面上的改名或是改變法律，需要後續的推動還是很多。

如何在組織層面或個人層面有所改變呢？Norman Sartorius 他們就搜集各地很多的經驗，包括他們做了警察跟媒體記者去參加體驗營，因為接觸是最有效的改變方法；學校老師或是其他人等等，跟精神障礙者的真正接觸。這樣的接觸才是最主要改變態度的方式。所以公共層面上的改變很重要，而在實際層面上的改變也很重要，這也特別呼籲教育局、衛生局，讓我們可以辦理體驗營或學校老師、學生的學分制度，因為他們都需要進修，在進修過程中，其實更需要這樣的接觸。不是只有精神科醫師在講精神疾病是什麼？而是更實在的有機會，讓他們來精神科體驗一下精神科障礙者的生活，他們才會多了解並實際體驗。

這是對於反污名化，我覺得我們在實際上的做法，很期待地方性的政府單位可以給予經費，辦理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的計畫機制，讓我們知道要怎麼做會比較好。我想我們會有很多人要辦理體驗營，也希望能夠做的成，謝謝。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謝謝徐醫師，接下來請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理事長，同時也是河堤診所院長蔡景宏醫師發言。

河堤診所蔡醫師景宏：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代表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對精障病者的關懷，我是理事長。我自己本身也是精神科醫師，擔任精神科醫師已經有 20 年了，剛才徐醫師特別提到，我們要去污名化，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要接觸，我覺得接觸還要加上對話。大家都知道，我們對精神科病人有很多刻板印象。最近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我目前有 2 個小孩，老大讀國三；老二讀小五，老二目前是學校的手球隊，如果我有空的話都會去接他下課。有一天下課時，因為我們都會邊聊天，聊一下今天練球的情形，他說：「爸爸你看，前面有個媽媽坐在那邊，看起來怪怪的。」我說：「你怎麼知道她怪怪的。」他說：「她有精神病。」我說：「你這麼厲害哦！爸爸是精神科醫師都看不出她有精神病，你怎麼知道她有精神病？」他回答我說他們老師講的，老師說她常常在下午 4、5 點時，會在學校晃來晃去的，手上提一個包包，身上穿的衣服並不是很協調，不過就靜靜的坐在那裡，不會傷害自己也不會傷害別人，老師說那是精神病，你們不要接近她。我說：「你怎麼知道？下次你可以走過去跟她聊聊天。」我們回家之後，過了幾個禮拜，那位婦人看起來年約 4、50 歲，每次在操場走完就會坐在那裡，那次我跟他說要去問問看之後，過了幾個禮拜，他就跟我說：「爸爸，我

覺得她還好啊，我有一次下課，就故意跟同學跑過去跟她聊天，問她坐在這裡做什麼？她也有講話並和我們對話。」從此之後，每當他們下課經過那裡，就不會像在閃獅子或老虎一樣，閃的很遠。所以從這裡反應出，第一個，學校老師並不了解這位婦人為何在學校晃，到底有沒有和她會談過或是做進一步的了解，很刻板的就說這個人看起來怪怪的。我覺得這是刻板印象，這樣的刻板印象老師就帶給學生，所以基於這個原因，我就要將它去污名化，要給小朋友重新教育。經過他的了解之後，或許這種情形就會減少，我想這種情形在我們的社會裡是很常見的。我們對精神病患刻板印象的來源很多，黃主任及徐醫師都有提到，媒體朋友也長年關注精神病患，可是有的是在報導上，爲了達到某些目的，包括精神科的同業，在沒有看到病患的情形之下，或許可能會用是精神病或是其他奇怪的推論，這些東西我覺得在報導上可以做解釋的。譬如說一位精神病要診斷、評估目前的精神狀況，根據我自己多年的經驗是要花一些時間的，如果沒有實際和病患會談及評估，其實很難確定到底是不是。但是經過報導，不管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話，污名化的情形會更嚴重。

另外，剛才黃主任提到，我個人也認爲或許精神病、精神分裂病的證明也非常重要。這樣的證明，根據臨床經驗，我自己也有很多精神分裂的病人，有時別人在問他生什麼病時，他在自我敘述時，確實是有一些顧慮，如果我們能夠證明，我想這種情況會改善。大家洋洋灑灑講了一堆，最重要的是污名化。我想這是整個社會必須要做的改變。剛才徐醫師也有提到，透過哪些方式才能達到我們要的目的，教育現在的民衆、教育下一代。最後，要減少污名化，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接觸、對話，這樣才能將我們對病人的誤解、衝突早日化解。謝謝大家。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謝謝 3 位專業的醫師，在第一階段，從精障朋友的污名化，給我們一些專業的協助。其實我個人常常會和心理醫師聊天的，而且在過去這幾年中在忘憂草協會，有一年我在協助他們募款時，理事長開玩笑的說，我們這種團體，在社會上真的募不到款，因爲我們是被排斥、拒絕、甚至被污名化的。而且在社會福利裡是不包括這一塊的，好像我們就不那麼弱勢、不那麼值得被同情。大家要捐錢會捐給沒有人照顧的小孩、單親...等。可是不管怎麼輪就是不會輪到小草協會、忘憂草協會或是我們這些需要協助的朋友。所以有一年我協助忘憂草協會募款 20 幾萬，但是真的很不容易，因爲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說服大家。待會公務部門在做回應，我們今天公聽會最重要的第二階段是如何納入長期照顧在社會福利體系裡。第二個階段

開始之前，我們還是一樣請築夢關懷協會陳東富常監報告一下，在問卷裡的第二階段，所有精障朋友將來要納入長照體系的社會服務這部分的問卷。我們另外一位好同事林瑩蓉也來到現場。如果我們有一些朋友想在第一階段回應，那我們就做時間的調整。現在就進入大家發言的時間。

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陳總幹事仙季：

我是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總幹事陳仙季。在聽完主席、學者專家的意見後，這些意見都非常寶貴，我們協會本身在服務精神障礙者已經有 19 年了，我們也是精神障礙者家屬跟精神障礙者所組成的社團。我在這裡也分享我們康復之友聯盟在今年 101 年有舉辦去污名化的短片宣導比賽，我們協會有得獎，我們協會今年所參加短片比賽的主角都是我們的學員，這是被康盟的評審委員非常肯定的，他們願意自己站出來，我們最害怕我們的精神障礙者和家屬不敢走出來。剛剛我們的問卷裡有一些回應，就是他們很怕被貼標籤，不敢走出來。從這一點來講的話，精障者及家屬一定要先走出來，今天沒有先走出來，別人不會了解你。我們目前有舉辦 12 場去污名的宣導，目前已經搜集到 435 份的問卷；裡面有二項提到，你願意和精障者做朋友嗎？不到 6 成；你願意和他們一起工作或是成為工作伙伴嗎？也是不到 6 成。這是什麼原因？我們在辦去污名化講座時，我們是非常貼近學生的並和他們做雙向溝通。他們第一點就提出來：我們要如何和他們相處？我們並不是排斥他們，但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和他們相處，我們很害怕在和他們做溝通時，語言上是不是會踩到他們的地雷，害他們爆發了，他們很害怕。所以又回歸到原來的主要原因，很多民衆對精障疾病，其實是不了解、不清楚。因為不清楚、不了解，加上媒體的錯誤報導或是過度渲染的報導，這種刻板印象就這樣慢慢植入到一般民衆的看法及態度裡。所以這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我也回應徐醫師這裡，一定要做接觸。因為有了接觸之後，家屬及精障者一定要多參與社區的活動。例如我們現在辦的公聽會的議題，一定要一起來參加，有了接觸之後，其實他們慢慢會了解，不見得一定會排斥我們。

另外，我也回應徐醫師，衛生單位裡面，真的要做到宣導。宣導非常的重要，如果僅靠我們民間單位做宣導，其實是有困難的。我們在經費及人力上，真的很難做到。所以這個部分真的要靠公務部門，教育單位如果可以在課本、教材或其他課程活動裡，將精障的概念或疾病的產生、如何相處及接觸等，放入教科書中，教導學生，從學生開始學習如何和精障者互動及接觸。我覺得慢慢的污名的概念，就會慢慢的減少。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

謝謝。現場的朋友，還有沒有要針對第一階段發言。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林幹事清烈：

各位長官、理事長、各位伙伴朋友，我是築夢協會的林清烈，我剛才聽徐醫師說，爲了要去污名化，去污名化最重要的是社會對我們誤解、排斥，這一點在社會上普遍的存在。一般的社會、甚至學生，他們都不了解什麼叫精神病。我發覺最重要的第一步要由三個單位先去做。第一個，要由衛生局去做，衛生局要做什麼？就是要讓所有的家屬站出來，面對這個疾病、去了解疾病，自己能夠挺身而出並聲張自己的權利。但是幾乎一般的家屬都無法做到，爲什麼？因爲他出去會被排斥、鄙視，所以這點就有很多人都站不出來。雖然我們現在才剛要開始，但是我們發覺這個比例非常的少。所以我認爲應該要大力的舉辦類似的講座及相關方面的實習，讓我們的家屬可以站出來，帶頭去做。我認爲衛生局應該要加強相關方面的事情，做爲未來年度非常重要的參考；第二點，我要呼籲民政局，一般的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非常的不了解，民政局應該透過每一個區、每一個鄰、里，聯合舉辦這方面的講座，讓我們一般社會的民衆可以去參與、了解，何謂精神病，幫他去污名化。如此一來我們也才能去污名化。讓病患知道，因爲大家的了解，我們才能站出來；第三個，我希望教育局在下年度，將精神病有關的課程，列入下年度的課程裡，讓大家了解。我希望這三個單位能夠互相積極的去配合，這樣的話速度會比較快一點，否則依賴目前家屬的推動，我發覺速度非常的慢。

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身心障礙者本身的就業率才 6%，這是所有身障團體裡最低的，之所會這麼低的原因，就是因爲大家對他的不了解、排斥、鄙視，所以這方面需要勞工局，我希望勞工局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問題，提出方案或是辦法。因爲根據美國的統計，目前他們的就業約 49%，但是我們是 5.7 不到 6，兩者相差甚遠。就像我兒子一樣，筆試非常的好，但是面試以後就都被刷下來，爲什麼？這是因爲大家的歧視。我的孩子在郵局考試裡考了 89.6 分，結果在面試就被刷下來了。他是名列前茅，但是也是被刷下來，謝謝。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

謝謝，我們請下一位。

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楊執行長沛綺：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執行長楊沛綺，我有 2 個回饋、1 個建議。我的回饋是在 4 年前，我辦了一場旅遊，就是參

訪花蓮玉里醫院，成員裡有病友、家屬、一般社會大眾。他們在回程上說了一句話，我聽了讓我覺得舉辦這場活動真的很值得。他們告訴我：「楊老師，原來他們沒那麼恐怖。」你知道嗎？那種感覺真的太棒了。他們跟我說，感覺真的不一樣，因為我們到玉里醫院的時候，我事先就將整個活動的行程和玉里醫院的心理師做好溝通。我不認為他是把樣板拿出來給我們看，其中有一位先生，我印象很深刻，他在裡面自己辦一個類似週報或是月報。他是總編輯，他已經生病 35 年。我跟心理醫生說：我覺得他和一般的民衆差不多，他怎麼還在玉里醫院？他就跟我說：因為出去對他是不安全的，他已經出去很多次了，他還是喜歡回來玉里醫院。也讓我看到民間社團應該要努力著墨的一件事情，難到醫院才是他們永久的地方嗎？他不見得是，所以小草關懷協會在這一段時間裡，也一直在和許多的社區民衆做相關的宣講。譬如說我上次到台南的中國人壽，他們有 1、200 人，我們到那裡做宣講，只有講精神障礙的概念及小草協會在哪裡、做什麼事情。會後得到很多的回饋，原來他們周遭好多人都疑似：我就要花很多的心思告訴他們，病跟人有時候是需要分開的，情緒和病有時候也不見得會是一樣東西。所以回饋就是剛才蔡理事長及徐醫師、黃理事長都有提到的「接觸」，接觸並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樣。我接觸了 8 年，在這 8 年當中，大家都會問我為何敢去接觸他們，我說基本上這 8 年我交到很多的好朋友，也看到很多家屬的用心及成長，這是我很高興的。

另外一個回饋是社區宣講真的很重要，小草位在小港附近，所以我就專攻學校，因為學校有一些資源，我會跟孩子用一個字來引導，那就是「mercy」，中山國中國三的學生，現在每一個人在路上看到我，大家都會講「mercy」。起先是跟他們講社會工作，後來跟他們講到服務的障別。孩子從很小的時候，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會讓你覺得很可愛，但是我用他們聽的懂的話語，請他們帶回家裡，讓所有的一般社會大眾都能認識。所以小草關懷協會在募款上也很辛苦，但是我覺得我們邁出社區的一步，就是像我們在大坪頂有新生工廠，我們的協會位在社區密集式的住宅裡面，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向我抗議，也沒有人向我異議，反倒是很多人願意來初步認識。所以反污名化要從家屬及病友做起。內在性的污名化，可能是大家要更正視的問題。

最後建議政府官員，我們有承辦家暴業務，家暴業務所做的被害人也是精障者。我發現這 10 幾年來，家暴的宣導影片很多，這些很多的宣導影片造就了一個東西。很久以前，在家暴法成立之前，女人被打是活該，因為不乖。因為是父權在家庭裡的權控問題，可是透過宣導，告訴大家法入

家門，其實正義是可以被期待的。如果我們循著這樣的模式，我們的政府官員是不是可以考慮，這個成本可能比較大，就是類似在就學、就養、就業方面，讓大家認識這樣的族群朋友。當然我們一定要用正向的方式去讓大家了解。我們的聯盟裡有一個片子叫「向陽的杜鵑」，我請我的社工，每一個人都要看那部片並寫心得。大家同樣看完這部影片時，我自己很有感覺，所以就拚命的去傳、拚命的告訴大家，你可以透過這支影片，對於精神障礙的朋友能夠有進一步的認識。連盟只是一個民間社團，都可以做到這麼棒的事情，試問公部門，是不是只要多用一點心、多一點著墨，哪怕是比較繁瑣的前置作業，我想它還是可以成形。影片會說話，比我們費盡唇舌的說服，更吸引人，每個人觀賞影片時，思緒會比較穩定、沈著，而且也比較能有感動和感觸，以上是我的建議和回饋，謝謝大家。

主持人 (蘇議員炎城):

大家好，再為大家介紹一位同仁，林瑩蓉議員，因為行程安排原因，我們先請林議員發言。

林議員瑩蓉:

非常謝謝議會的好同事，兩位主持人周玲玟、蘇炎城議員，身障聯盟團體的黃理事長、公部門相關局處的科長、蔡醫師、學者專家、精障者家屬、相關團體以及各位理事長，大家好。每次都會參加黃理事長主辦的公聽會，也知道理事長對於身障者相關議題非常的關心，尤其是在長期照護的部分。我想黃理事長一直有相當多的理念和制度上的想法，也是必須透過立法過程，同時也希望政府部門可以在立法過程和相關的配套措施上給予更多的協助，尤其在細節上

，能夠給予身心障礙者更為妥適的照護，同時也能夠有一個好的系統；而好的系統，就是各位提到的就業或是在外的生活圈部分。

以就業來講，精神障礙者從生病到好轉的過程中，需要經歷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也需要親友長期的支持，甚至有些是需要照護的。當然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我所遇到的精神障礙者，他們的精神狀況都是非常良好的，可以從事的工作，項目也非常多。政府部門或是大型的公司組織，假如可以提供一個比較適合精神障礙者從事的工作，安排適宜的工作讓他們做，不僅是一個生活的訓練，可以讓他從中找尋到人生的康莊大道，甚至痊癒。今天，理事長用了一個很好的主題名稱「反污名化」，一般民衆對於精障者總是會產生聯想，事實上想像和實際情形往往會有很大的落差和距離。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精障者的精神狀況沒有達到一定穩定的程度，不管是家屬或是自身都不會讓他踏入社會和大眾接觸，並從事工作；如果

他已經可以踏出這一步的時候，代表精神狀況已經達到相當佳的程度，希望社會大眾能夠給予更高、更大的寬容和接受度。當然也需要給予民衆更多的宣導，政府部門如果可以配合民間團體，然後讓更多的民衆去瞭解精障者，實際情況和我們的想像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落差，相信和他們的相處會是非常的愉快。有時候還會發現他是非常具有能力的，甚至是讓人想像不到的能力，可以幫助很多人。

今天在座有醫師專家，他們非常瞭解精障者在什麼狀況下，可以走入社會接觸人群，而社會大眾也願意張開雙臂歡迎精障者，我想去污名化也可不再被討論，不會被標籤化。剛剛有家屬也提到，精障者本身也非常希望能夠走出來，但是過程卻很漫長，必須要去克服心理、生理的因素，而且社會局和教育局也是給予相當多的協助，但是經常會囿於有限的資源。心中也常思忖著在有限資源環境下，可不可以把公部門和民間團體的資源結合應用，所以黃理事長也非常盡心盡力去尋找一些較有能力的社會團體，可以幫助身心障礙朋友們多做一些事。而長期照護，則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金錢和資源，需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上一次和黃理事長合辦的主題，是著重在比較長期的照護監護制度上，這是屬於另外一個層面。不過，我覺得長期照護監護制度和身心障礙者是息息相關的，存在著密不可分、無法切割的關係，在未來的社會福利國家中，長期照護即將成爲一個永遠的主題，包括對於老人的長期照護，也是一樣。所以在未來的社會福利制度，也會慢慢的將長期照護制度設計的更完善，在弱勢者、身心障礙者的老人照護上能夠更人性化。以上是我提供的意見，謝謝大家。

主持人 (蘇議員炎城) :

謝謝林瑩蓉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針對剛剛三位來賓的發言內容，約略歸納出以下幾點：公部門如何來接納並照顧病友；怎麼幫他們反污名化，協助他們走出來，並且讓他們可以得到真正的照顧。先請社會局答覆，接著是勞工局、衛生局、民政局。

社會局每年編列的預算那麼多，爲什麼還是不能讓這些病友走出來？主辦的活動和宣導工作真正的執行情形又是如何？希望你們待會兒能夠提出說明。另外，社會局提出的第四點「建請政府部門能夠提供市郊車程約 30-60 分鐘之間置場所，給身心障礙社福團體設置庇護工程或兼照護中心。」印象中好像有，在中正預校後面有一所社福園，縣市未合併時，曾經閒置，而在合併後，也編列不少的預算重新整修設置，可是現在又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就表示你們宣導不力。空間很大，這麼多的社團都沒有去

好好的充分利用，實在可惜；也是學校預定地，原高雄縣時經營得非常好，病友自己種植作物，遊覽車也常去光顧，自產自銷經營的很不錯，但後來不知是何緣故，就任由荒蕪，而在縣市合併之後，議員同仁和我也時有反映，現在又開始經營了；都是同樣的問題，沒有去推銷。這麼好的空間場所，竟然閒置不用，也是另一種公帑的浪費，所以待會兒要請各部門報告一下。

剛才築夢關懷協會、小草關懷協會的楊老師，以及病友家屬共同的訴求「如何去鼓勵病友走出來，迎向光明」。我認為這很重要，政府部門編列這麼多的預算，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社團和病友家屬反映需要再加強這個區塊？那麼就先請社會局葉欣雅科長說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科葉科長欣雅：

三位議員、黃理事長、醫師、公部門的同仁，以及在座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大家好。去年在議會也同樣舉辦過身心障礙、精障者的公聽會。時間飛逝，今年又是一個週期，我們從不同的議題切入，身心障礙的人數，在縣市合併之後，已經達 13 萬人。領有慢性精神疾病手冊約為 1 萬 5,000 多人，約占百分之一點多，為數也不少，在身心障礙人口中，排名都是在前幾名內；其實身心障礙去污名化的議題，也是我們過去一直在倡導的觀念，可能是宣傳的還不夠，這部分需要再努力。記得「身保法」開始修法時，就已經把污名化列入法條的防範和保障，尤其是針對媒體。更由於社會大眾對其認知的不足，媒體也常將殺人事件中的殺人嫌犯冠上「精神疾病」的標題報導，確實也會帶給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錯誤的認知。當然在倡導上，也是希望先做視聽導正，其實在罰則中就有明訂，過去是希望透過 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做全國性的規範，所以當時有透過內政部針對媒體做不實的報導，導致社會大眾對精障者錯誤認知的處罰規範。後來，因為「身權法」修正之後，最近中央政府做出決議，希望經由地方政府來執行對精障者污名化的處分，而社會局也把它列入處罰規範中，市政府也一致通過由社會局執行處罰規範，所以將來若有媒體污名化的報導時，就可以直接通報到社會局。

另外在加強宣導方面，因為身心障礙社團類別非常的多，可能也無法面面俱到，所以也希望相關的精神障礙社團，如果願意提供宣導計畫，社會局也非常願意配合協辦。以上就先回應到此，謝謝。

主持人 (蘇議員炎城)：

葉科長，你只說明了一半，請你就問題答覆。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科葉科長欣雅：

好，我本來想先就污名化的部分說明，剛剛蘇議員一直很關心綠色活力園的議題，目前提供給精障者的農園服務場地，總共有兩個，一個是在原高雄市轄區前鎮區興仁國中旁，約有 200 坪的農地，另外蘇議員提到的綠色活力園，是位在鳳山陸軍官校旁，大概有 6,000 坪，其實這兩個場地都是專門提供給精神障礙的朋友作為耕作用地，目前全都委託民間經營辦理。報告蘇議員，今年我們也針對綠色活力園重新規劃，綠色活力園目前是由兩個民間社團做承接，一個是心理復健協會，另外一個是心智障礙協會，由兩個協會共同經營；今年也會針對土地去重新規劃，逐步的弄了幾個區塊，也媒合了民間的資源，希望能夠做得更好。謝謝蘇議員的關心，因為他常常會詢問我們，政府部門有沒有協助民間去做最好的規劃？今年，也會繼續朝此方向去努力，謝謝。

主持人（蘇議員炎城）：

謝謝葉科長，接著請勞工局答覆。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職業重建科楊科長茹憶：

主席、在座的各位先進、長官，大家好，我是勞工局職業重建科科長楊茹憶，報告有關勞工局推動精神障礙者的就業情形。我們當然知道，其實雇主的歧視會讓就業產生很大的困境，包括過去推動多年的性別平等。從推動性別平等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到一線希望，過去大家認為不適合女性的職業，透過教育和法律的制訂已經逐漸改變中，從小時候的認知教育起，家庭的性別角色也在改變中。我也非常認同各位先進講的，必須從教育著手，讓小學生去瞭解精神障礙者，甚至透過名稱轉換，讓大家對既有的刻板印象有一個新的概念和詮釋。

台灣的婦女運動如火如荼的推動這麼多年，但是不可諱言的，也經常會在報章雜誌中看到，男女在求職歷程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更遑論婦女運動已走過這麼多年，至今還是殘存一些刻板印象。所以，整個精障者去污名化的過程，是可以期待的，要給大家空間和時間，當然也絕不可能一蹴可及。但是，也要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有先進提到在國外的身障者、精障者就業率是 40 幾個百分比，台灣只有 6%。去年，如果以高雄市委託的身障團體共同推動身心障礙者的支持性就業來看，身障者、精障者的比例，在去年就有 105 位透過我們的服務找到工作，它的比例是佔身心障礙者中的 18.2%，也就是說精神障礙朋友在所有的身障者中，達到將近 2 成的就業比例，這樣的數據其實讓我們也覺得滿開心的。然而大家可能還會覺得身心障礙者、精神障礙者在就業上會很困難，但透過專業上的努力，今年會持續的委託，包括凱旋醫院、高雄醫學院、心理復健家屬關懷

協會、佛明社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友協會，一共 5 家的專業團隊，有 8 位精神障礙專業的就服員，希望能做持續的、專業的、個別化的支持性就業服務。

另外，也知道高雄市的身心障礙者排名，如果以就業人口來講，15 歲到 65 歲，總共佔 14,021 人，這是 101 年度第一季的數據顯示，而這幾年精障者的就業人口一直是排名第 2 位，精障者的全人口數可能排在第 3 或第 2 位，也不一定，通常是和智能障礙和肢體障礙做的排序。可是在就業人口中看到，精神障礙者一直是排序第 2 名，所以勞工局在這幾年當中也不斷的努力去邀請專業團隊合作，希望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除此之外，在雇主端，也很努力的讓人事單位、雇用單位、進用單位，對精障者能有一個新的看法，所以也曾和高雄市的人事人員協會 KPA 合作，並舉辦一場「針對精神障礙者、認識精神障礙者」活動；又如果在辦理課程中，大張旗鼓的呼喊口號要大家一起來認識精障者，恐怕前來的人會很少，所以也借力人資人員的專業術語來使力，告訴大家怎麼去瞭解員工的精神壓力。從這個題目去破題，也會使得他們感到有趣，因為他們都是人資管理人員。然後又邀請到徐淑婷醫師，以他對精障者的瞭解和專業，論述也非常的淺顯易懂，讓人資人員聽完了那堂課後，也化解了心中對精障者很大的疑慮；同時他們也和我們分享，在他們的部門中也有一些精神障礙者，就是彼此做了很好的互動和討論。

我們會持續的來推動，包括對於精障者的創意、讓雇主認識和瞭解，以及專業人員提供精障者最直接、個別化的專業服務，以上，謝謝。

主持人（蘇議員炎城）：

楊科長，你提到的 18.2%並不是好消息，在衆多的人數當中，難道 18.2%是好消息嗎？應該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畢竟有那麼多的人啊，怎麼讓他們走出去，迎向光明和就業，是你們的職責所在；而且我也認為 18.2%太低了，並不是如你所講的是好消息，如果真是好消息的話，就應該是 50%，50%才是好消息，18.2%怎麼會是好消息呢？事實上我和周議員也是非常力挺你們，如果再去辦好這個業務，日後我們就會加強監督這個區塊，到時候可能就不會這麼容易過關。

所以今天舉辦這場公聽會，就是要讓專家學者和非常熱心關懷的協會共同研討，並且也會請求公部門辦理，況且民間團體是這麼的積極用心。假如公部門再辦理不好的話，就不會獲得民衆的認同和支持，也包括社會局講的處分。我個人認為公部門就是要提出一個讓精障者家屬可以遵循的辦法來，給予病友適當的照顧和關懷，鼓勵他們走出來，可以融入社會，迎

向光明，並可以重新找回尊嚴。這些都是政府部門應有的作為，而不是用處分帶過，況且處分也只是一個手段，最終的目的，也是要让病友走出來，也是各協會和舉辦公聽會的重點目標。

針對處分來談，是否可以研擬其他的方式來取代，我認為是比較可行的。接著請衛生局郭科長發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長期照護科郭科長瑩璵：

主持人周議員、蘇議員，專家學者、公部門的同仁，協會代表和家屬朋友們，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能夠有這麼一個公聽會，替許多朋友們爭取相關的權益，關於精障者的照顧，無論醫療上或是宣導，衛生局從縣市合併以來，就特別設立了一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科室，專門為精障的朋友辦理相關的轉介、照顧和宣導。縣市合併後，成立這個科之後所做的，就是今天提到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去污名化」。我們也曾經函文給電視台相關的新聞媒體，就他們不當的使用名詞「污名化」做糾正，同時也透過 38 區的衛生所進行相關的宣導。除此之外，在社區中，也固定結合凱旋醫院和相關的協會團體辦理衛教宣導，還有廣納精神衛生的守門員，讓志工朋友或是較具熱忱的朋友來擔任守門員的角色，教材影片和宣導短片也透過知名的導演來執導，得獎的製作影片有「找到生命的出口」、「心靈影展」和「腦的美麗境界」，這些都是為了要让社會大眾能夠更瞭解和親近精障朋友的生活。另外，也為精障朋友們特別舉辦「健心盃」運動會，讓精障朋友們能夠和社會大眾更融合。

今天聽到議員、專家學者、與會的好朋友相關的建議，會更積極的辦理讓宣導活潑化，或是可盡興、或更多的場次，讓更多的民眾可以接觸和瞭解，不要再污名化了；也要更加積極賣力的舉辦家庭關懷活動，讓這些家屬有一個舞台，可以將親身經歷的辛苦照護過程呈現出來。總而言之，要重申的是，精障不是罪過，也不是錯！我想沒有人願意去得到這種病症，這些人是需要更多人的關懷和支持。而衛生局不管是在醫療的轉銜，在急性期是到康復之家或是護理之家的轉銜制度，衛生局設置了一系列的網路工作。最後，當然也不希望精障朋友的生活落入失能，而需要接受各式長期的居家護理以及復健的服務，這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後把關；基本上，也是希望能夠以重建和恢復的方式，來進行業務推動上最重要的一個目標。以上是衛生局的報告，謝謝。

主持人（蘇議員炎城）：

謝謝郭科長，其實衛生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怎麼去照護他們（精障者），如果衛生局照護制度完善的話，今天也不會有污名化的情形產生，

是不是？所以我認為你們要加強這個區塊，如果今天可以讓他們產生信心走入社會，自然而然他們就會去找工作就業；如果有正常的生活，也就不會被污名化了，所以一定要請衛生局加強這個區塊辦理。請民政局鄭專委發言，謝謝。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鄭專門委員志良：

公聽會主持人周議員、蘇議員、連議員、專家學者、市府的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參與這個公聽會，我個人感到非常的高興，也為這些弱勢族群感到榮幸、而且感動，畢竟那些少數弱勢族群很少人會去關心、慰問，所以今天藉著這個公聽會，知道至少還有很多團體及單位在關心，而且我們的議員長期對弱勢關心，剛剛我們也聽到學者專家說，日本也把名稱改變，對這精障者以「統合失調」及香港的「視覺失調」等一些名稱的改變。當然，人家說取名字、取名字，名字好比較會讓人關心、注意，也比較不會讓人驚嚇。所以弱勢精障者透過社團、政府關心，照顧改善他們的病情，希望能夠病情轉好投入社會，民政局在這個區塊也是非常高興、樂於配合相關單位，因為精障者需要專業醫師及衛生局來主政，我們民政局全力來配合，譬如在我們的區政會議，我們會轉達給區長；或者我們一些局部的會議，轉達給區公所，區長轉達給民政課，然後里幹事透過鄰長的會議及各種集會，能夠宣導讓大家多了解。我感覺這個區塊，目前宣導得不夠，連我也不是很了解，何況在高雄的橋頭等地，很多鄉下也不了解這個區塊，需要透過媒體的宣導或政府部門宣導。我們會全力來配合，也感謝長官及社團的關心，透過里幹事多關心、多走動，隨時能夠回報，了解個案的狀況，以上簡單報告，謝謝。

主持人（蘇議員炎城）：

感謝鄭專委，區公所是屬於你們管的，但是面對第一線的就是區公所，如果他們有需要，你們要積極的主動協助，這個你們要加強一下。總歸一句話，公部門應該起帶頭作用，今天如果你們有起帶頭作用，民間的社會資源就會介入，協助你們不足的地方，我覺得這是正常的，但是公部門的很多政策及一些編的經費都在你們的手上，要如何妥善的運用？包括病友的補助及各方面的，怎麼讓他走出來？怎麼讓他去污名化？如果能夠讓他們走出來，就不會有污名化的問題；如果衛生局照顧周到，勞工局讓他們找到工作，讓他們生活穩定，這樣也能解決他們照顧的問題。今天也非常感謝公部門列席參加，提供這麼好的意見，我們希望該加強的部分，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謝謝公部門的各位。我們請周議員來主持。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謝謝蘇議員。第一階段，我們的公部門也回應完畢了，不過當公聽會的主持人最痛苦的、最惹人嫌的時候，就是跳出來做時間控制，其實一個政策，我覺得大家都很有專業的意見，但是一個政策不是二個半小時的公聽會可以很完整的表達，盡量給大家比較完整多一點的時間可以發言。下面也不斷的遞紙條上來，要我們多留一點時間給團體們，大家都想發言，所以我也補充介紹一下很關心的連立堅議員，他也來現場，另外我也跟大家報告，如果今天的發言，待會時間有不足，大家覺得你的意見沒有充分表達，我們現場也有意見單，如果你發言的時間不夠，填在我們的意見單上，所有的文字紀錄都會一併列在我們今天公聽會的所有文字紀錄裡面，因為我們只有到 12 點，盡量給大家發言，但是容許我做一下時間控制，我們每一個人的發言盡量用三、五分鐘，用比較簡短的要點結束，盡量不要超過五分鐘，最後我們再給三位專業醫生幫我們做結語。

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楊三良先生：

各位社會人士，大家好，今天的主題是反污名，這個污名造成精神患者的心理創傷，所以你們今天都沒有說到原本，你知道因為這個污名，精神病患不敢走出來，這是心理創傷。而心理創傷要給他心理治療，他才能走出來。最大的心理醫生就是廣告媒體及政府，因為大家對精神病的知識都不了解，都模糊焦點了，社會聽到精神團體就害怕極了。今天我是以一個病友的身分出來講話，我今天之所以能走出來，因為我都找正面的，我們潛在意識如果灌輸負面的，就會有負面想法。我們復原的工作為什麼失敗？第一、這些正面的資源都沒有拿出來講，所以我們應該去找政府部門，媒體是兩面刀，你們剛剛說的有沒有重視，各部門只是小螺絲釘，一定要全部的單位重視，今天這個反污名如果做成功，自然就會有需求，不然他的心裡創傷永遠不會好。所以政府要用很多精神，媒體要找很多資源。

過去美國總統，他也曾經得過精神病，音樂家貝多芬也得過精神病，你如果將這些正面的資訊告訴大家，自然大家就知道精神病只是腦部機能障礙的問題，並不是沒有積陰德等等的，那是傳統的舊思維。所以今天我也有一個問題想問，像今天媒體報導馬英九總統，他的對答「秀逗秀逗（台語）」，這種阿達（台語）提的意見，這種是不是腦部功能有點障礙了，這個應該是大家明文共同探討的。精神病不是那麼恐怖的，現在會那麼痛苦，是因為酒癮、毒癮都歸類成精神病，精神病患像是撿人家的垃圾一樣，這個潛在意義都是負面的，他的心靈創傷不該長出來，你這是落井下

石的行爲。這個反污名如果做得起來，自然需求就來了，不然人家聽到精神團體都不敢接近。今天我會走出來，我是走過了非常的辛酸路程，這種路很難走，但是還是要走出一條路。我們離歐美的先進國家，還很遙遠，大家都說這是大有爲的政府，一個社會越健全，弱勢團體就越有保障，整個社會就平靜了。今天爲什麼會這麼的亂？大家在搶錢、搶利益，他心裡想，如果有一天他變成弱勢團體怎麼辦？他覺得沒有保障，如果政府幫助弱勢團體有保障，大家就不會擔憂。現在大家都怕、都擔心，因爲現在社會沒有保障，社會越現實、越競爭，精神病患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年輕化，這是大家共同的問題，大家應該共同去思考。剛才徐醫師也說，有效復原的工作都沒去做，都在忙醫療的事情，我住醫院時也知道，精神病患是反復地出院、住院，後續的工作要怎麼做，所以希望要去重視，不要只說一說，沒去落實，反污名如果做成功，政府就有一個健全的社會，謝謝大家。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謝謝，接下來請楊姐發言。

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楊執行長沛綺:

我是要回應我們公部門，我有一些小小的意見，很簡單。剛才很高興聽到衛生局科長講的，宣導影片要可近性，你剛剛提的那些，都離病友及家屬太遙遠了，心理影展誰看得懂，只有我們看得懂。反社會污名化，其實我們在坐所有的人、台灣的社會民衆都必須被教育，因爲我們沒有創造一個友善的空間。這個不是喊口號，我們的回饋是這樣，讓影片的宣導可近性，像小草劇團讓志工、讓病友、讓家屬、讓社工到校園宣導，以戲劇的方式呈現，這樣大家可能比較能了解，這是衛生局的部分。

勞工局的部分，楊科長，我上次在雇主說明會裡面，我聽到貴局處有一位科長講一段話，我差點沒哭出來。他跟各位雇主說，進用身心障礙者是政策上的需求，我聽到這句話非常的難過，他的意思，說明白一點，就是你們開了那麼大的工廠，應該按照配額接受精神病患。結果我就馬上拿起麥克風跟各位雇主說，你只要當作企業以外還有一顆社會關懷的心，你就會比較甘願做。其實連講師講到最後，把精神障礙那一塊的就業相關須知…，我看了東富爸爸及築夢理事長我們三位在現場那邊，我真的滿難過的，爲什麼就業率上不來？是因爲雇主那邊，我們花很多的心思，我也曾經跟過去的謝副座提過，是不是可以讓高雄市相關的精障團體跟雇主做一個說明會，甚至有家屬代表或者病友，讓他們能夠深切了解。因爲每次跟他們講話的人都是不了解的人，不了解的人如果把訊息傳遞錯誤的話，那

真是幫不上忙，反而真的幫倒忙，會讓人覺得很難過。這八年來我跟公部門接觸，我坦白講，公部門很想做、很願意做，我沒有任何政黨色彩，我也沒有跟誰私交比較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往往那個方法是錯的。接下來，我要跟社會局的科長講，科長說如果有一些的宣導計畫，或者我們有相關的計畫，社會局願意來協助，我絕對相信社會局有這個心，但是科長，不好意思，我有話直說了，有時候在評這些計畫的委員，對精障夠專業嗎？對精障夠了解嗎？這個計畫大筆一揮，給經費或不給經費，對一個民間社團來講，雖然我們也是很努力的在募款，但是我們有很多的計畫確實要靠公、私協力，公、私協力必須把誠意擺在前面，所以精障朋友面臨到那麼多的污名化，我常常跟我們的病友及家屬說，我們做給人家看，人家就不會給我們污名。我常常說，去污名化要從病友及家屬自身做起，但是台灣社會必須努力營造一個友善的空間。如果可以的話，公部門你們在思維上可以多去了解，專家學者在坐就有三位，甚至像仙季老師及東富他們都是非常經驗的。所以如果類似這樣子的，讓大家多了解，公部門才不會白花力氣又被人家罵得要死，以上，謝謝。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柯理事長碧雲：

蘇議員、周議員、還有醫師專家及公部門的長官，我是築夢關懷協會理事長柯碧雲，很感謝身障聯合總會辦這個公聽會，剛剛也有很多人發言，我的心聲跟大家講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們家屬的訴求，希望今天辦這個公聽會，不是在這邊說一說就好了，希望公部門對我們的要求能夠有所作為，把事情做出來，不是講完就好了。

大家都知道精障者要讓社會大眾知道、要宣導，宣導要有效果出來，像我們協會的宣導方面，衛生局及社會局有補助，我們有辦家屬教育團體，家屬大部分都會站出來，最困難就是社會大眾的了解，如何做才能讓社會大眾了解呢？譬如衛生局、衛生所都有印製手冊，但是多少人會去看呢？只有家屬或病友會拿去看，所以社會大眾的宣導我們應該加強在媒體方面，如果電視有短片的宣導，可能效果會好一點，這是第一點，宣導方面。

第二點，我要補充的是教育方面，因為我在參加衛生署諮議會的時候，我也有提出，在教育方面從國中到大學對精神疾病方面的了解需要加強，衛生署那邊也有跨部會的回應到教育部去，上次開會的時候他們有回應說，在心理方面的教育有要加強，他一直在說心理方面，我的看法是精神疾病不一定心理有病，心理有病也不一定就是有精神疾病。所以我們跟他建議，學校的老師、輔導人員、學生對精神疾病方面一定要特別了解。

第三點，家屬照顧方面，因為我也是家屬，我一直擔心，當我們夫妻都走的時候，我的孩子要怎麼辦？當然，如果你有錢，你可以把病友送去照顧的中心，那也是需要錢，如果沒有錢的話，這些人怎麼辦呢？如果一想到，你的眼淚就會流下來，你會覺得很可憐，這是長期照護方面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第四點，就業方面，剛剛勞工局也講了很多，我知道他們也是很努力，但是還是有很多困難，像我兒子的情況很穩定，他可以工作，但是如果去工作的時候，資料若寫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話，你就不必想要就業了，是找不到工作的。現在就靠就業輔導中心的就輔員幫忙，也是很困難，所以我希望在勞工局職業重建方面要有措施，希望能夠解救、幫助精障的朋友，謝謝。

連議員立堅：

節省時間，我趕快講。這個污名化的問題，我們很多議員都碰過案例，我覺得市政府如果在某一些有關精神疾病的，尤其是衛生有問題的、有攻擊性的精障者，如果市政府一直是用一種很駝鳥的態度，而不是用一種很果斷的處理，長期之下，這個污名化必然存在。社區對於這種事物的反彈是非常強烈的，我舉一個旗津的例子，旗津有一位老先生自己獨居，平常有社工每天送二餐，他是住在旗津的矮房子，完全沒有辦法管理自己的衛生，隨便就地大小便，這種情況將近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市政府沒有去處理這個問題，問到社工，社工覺得你是錯的，因為你對精障者污名化，你對精障者就地老化提出挑戰，我說如果你不住在附近，也就罷啦！你會覺得這個是對的，如果你住在附近，那裏整條巷子大概有二、三百戶，你的心情是怎麼樣？同樣的，我在內惟也處理過二件，明明都知道這個人甚至有時候會拿刀子出來，也不果斷處理，也是拖到最後要民意代表出面，還要我們去要求旁邊的住戶要去錄音、錄影，之後才願意辦這件事情。所以如果公部門長期對於這樣極端的例子，其實絕大多數的精障者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如果不處理這個很極端的例子，駝鳥的心態在迴避，也許是經費、也許是法規，怕處理錯，結果到最後不處理或者長期隱忍，到最後受害的是善良的精障者，所以我覺得公部門在這個部分…，至少以我的經驗，處理了三、四件之後，我覺得公部門在這個部份是非常駝鳥的，這是我的意見。

主持人（周議員玲玟）：

謝謝連議員的實例意見。接下來我們大概再二位發言，我們就要做結語了。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林幹事清烈：

對不起！我再簡單補述一下，我發覺我們精神障礙這一塊，政府部門及民間部門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反污名化，爲什麼呢？因爲污名化去掉之後，第一個，家屬就可以走出來了。第二個，病患也可以走出來了。第三個，雇主的歧視待遇沒有了，就業率自然提高，就業率提高會增加國民的所得，在整個預算裡面，就不用全部用在醫療上，因爲這些人走出來了，你是不是就解決他們的問題了。所以我們整個預算裡面，最重要的不是病床增加多少，因爲你也知道我們每年赤字嘛！我們的預算就是這麼多，所以反污名化，應該列爲解決我們這一塊最大的重點，你們要把預算編在這裡，而不是編在其他方面去補助，我們的就業率這麼低，我們每一年有 100 多萬人，我們每年增加的社會成本有多少？假設反污名化去掉以後，可以節省多少的預算，這些預算我們可以用到該用的地方，所以應該從這方面去做才對，這是今天解決精障者最主要要做的一件事情，謝謝。

主持人（周議員玲玟）：

還有沒有社團或當事人要發言，麻煩你先讓大家認識一下。

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鍾麗娥女士：

我響應一下剛才蘇議員的講法，他非常正確，你只要把社會這些應該規範的做好，活力出來給他能量，照顧好他的後續問題，這些污名化自然就會消滅。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大家要知道前置作業要怎麼去做？這些醫療的療程及回歸社會的課程，我們要怎麼去規劃？這是屬於官方單位，我們是不是讓醫療學識化或是學院治療化都可以，希望可以走出這樣的道路來，謝謝。

主持人（周議員玲玟）：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的公部門在有限的預算下，很多事情其實離我們要的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要走，但是我想大家也不要太氣餒，每個公聽會都是往前的一小步。今天的學習也很感謝各位，我剛剛在跟黃理事長講，我們團體裡面的每一位志工，或者參與在裡面的理監事們，看起來大家都非常的專業及熱情，也願意付出時間在這一塊上，我覺得我們的公部門要珍惜，不要每一次要做什麼政策，自己關起門來做。在我看來，今天在場的就是很棒的，是我們應該要接觸的對象。最後的時間還是要交給專家，三位醫生來自於不同的地方，一開始他們也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但是結語的時間，我還是想給他們，最後請三位醫師再給我們結語及一些更好的建議，可以讓我們的公部門可以多所著墨，請我們的黃主任發言。

嘉義榮民醫院身心醫學科黃主任敏偉：

謝謝主持人及各位前輩先進，澳洲人口跟我們很接近，他們花了 10 年去做社區化的經營模式，他們投入很多的心力，我告訴大家，他們現在不是把這些可愛的夥伴們關在醫院裡面，他們 2 萬床的精神病床，縮減到只剩 6,000 床，你說縮減就有用嗎？不是的。因為縮減有很多社會化的配套措施，所以文明越進步的國家，反而對這樣的身心障礙者，尤其是精障朋友更重視，我想，這一塊我們會持續的努力。我們也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邀請各位夥伴們及整個精神醫療的醫學會，大家一起對整個更名運動真的落實，這是我們的期待。

第二點，我可能要呼籲一下，在內政部去參與整個的 ICF 跟身心障礙的福利過程當中，你會發現 ICF 本來是希望跟國際接軌，但是在接軌的過程當中，他用 whodas 評估量表；我們現在很擔心，你會發現評估的結果，有很多的身心障礙者，譬如肢體或結構性的殘缺，他真的可以在某種程度獲得保障，但是我們的精障者在這樣的評估過程當中用 BSDE，尤其以 D、E 環境需求的部分來看的時候，事實上，他評估的指標需求反而會被縮減，因為他看起來好手、好腳的，可是事實上他有很多其他的需求是需要到位的，所以我們當時也提出一個說帖，對就醫、就養、就學、就業、食、衣、住、行、育、樂，24 個 4 乘以 6 的向度裡面，我們的精障夥伴們的需求不亞於其他的身心障礙朋友，而且大家不要忘記了，身心障礙朋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100 多萬人裡面，其實我們精障者也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人大概佔十分之一，政府在上上個禮拜也某種程度公告，我們以後每個月要收一些有關長期照護的保險費用，可能 80 元到 200 元不等，也就是一年可以收到 200 多億的經費，200 多億的經費可以用在身心障礙夥伴的身上，但是告訴大家，我們在跟內政部衛生署的長照護科溝通的過程當中，他們會說精障者可能不需要納入，在某種程度來講，聽說衛生署要成立一個心理健康師，我們就把精障者全部歸到那邊就好。聽起來好像很合理，但我聽了之後我非常的害怕，大家知道嗎？整個心理健康師就算要成立，預算要多少錢？最多一年給四到五億的預算，還要處理自殺防治、還要處理毒品部分相關的，如果還要處理精障者的長期照護服務，以人口數 240 幾億來講，一年至少 24 億花在精障者身上，但是這部分切割的結果，可能會是失焦的，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很堅持，希望內政部，甚至衛生署的考量上要把它納進去。

我發現常常有些理論上，我們說到所謂 bottom up 和 up side down，像今天大家舉辦這個公聽會，由下而上，希望有很多公部門、有很多議員

來關心，把這個聲音發出去，但是 up side down 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希望總統在 5 月 20 日之前；因為他上次去一家醫院參觀過程當中，他說很驚訝，台灣竟然有 100 多萬個精障的朋友們，因為如果把很多精神疾病納進來的話，有 100 多萬人，而且他期許希望大家要多運動或許是會好一點。事實上，表示我們的總統可能對這一方面的了解還不是很夠，所以我們也提了一些說帖，希望他真正關心我們的精障夥伴朋友們，如果能由總統，甚至在會合衛生署、內政部的資源過程當中，由他來提倡。在某種程度來講，我們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在 Youtube 網站上的「向陽杜鵑」，就可以看得到這樣的影片，讓他知道精障者這百年的人權、還有百年的就醫、就養、就學、就業的過程當中，如果他可以從這樣比較宏觀的觀點來說，大家的努力是往上的。然後如果由上再往下，這樣的力量絕對會是最好的。所以，關心我們的精障者的福利跟福祉，已經不是只有個人的事情，這是我簡單的歸納，謝謝大家。

長庚醫院精神科徐醫師淑婷：

因為時間有限，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所帶來的一些資料，這一張資料是要告訴大家說，有很多地方已經知道精神障礙是會復原的，我非常欣賞郭課長說，我們這些協助是要避免落入長期照護，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後來我們發現其實如果給他一個社區的照顧，以及復健的體系，他的結果會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要說的事情就是根據這一張圖來的，為什麼我們知道精神障礙者可能會復原？可是剛剛蘇議員說人走不出來，連議員也題到那個極端的案例，或是我們要長期照顧底下，希望能夠避免長期照顧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現在所照顧的方向，是有一點誤差的。坦白說，我們現在一些政策方向，就是辦一些活動，或是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把精神病友拉出來，而社區照護最重要的是什麼？是人。就是一個能夠跟他建立穩定關係的人，一個可以讓他信賴的一些對象，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舉一個例子，像美國就有一個很有趣、很意思的方案，叫做 Compeer，他們把精神病患從家裡面拉出來，只要不會在路面大小便的程度，我們就能夠協助他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有尊嚴生活，這樣的人要怎麼樣去拉出來？他們稱為 Compeer，而這個 Compeer 是由市政府補助一些車馬費、娛樂費，然後讓他們兩個一起去玩，結果這樣就可以讓很多在家裡面不願意出來復健、不願意出來社區照顧、不願意出來醫療的人，可以走出來。

這樣的一個人，在我們長期照顧，或應該是說我們的生活照顧，甚至我們

的復原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我就根據這樣一個概念，建議教育局、勞工局、社會局及衛生局等，至於教育局的部分，我的建議是在建輔會之後，尤其是以大學生或是高等教育的學生，教育局要如何去協助他們？是不是讓學校老師更能夠有效的讓他們完成學業，至少讓他們有一個專業的技能，就像我們工作職務設計一樣，學習要怎麼再設計？我想這部分希望教育局在輔助所有身心障礙者的時候，除了給他們鑑定之外，還可以給他們反污名化，讓學校的老師很願意的做學習再設計的方法，讓我們的身心障礙者，尤其精障者可以完成學校的學業，這是第一件事情。

對於勞工局的建議是，我們需要有更多在還沒有到職者，還沒有去工作之前的準備，包括職場見習方案，我們這個方面是非常的少，我們要如何讓各個企業願意開門，或者是讓我們的精障者能夠了解這個職場是什麼環境？因為我們大部分精障者都是沒職場經驗的。如果他有職場經驗，或者是有一些實習課程，是不是可以讓這些雇主跟精障者之間的期待落差會減少，這個是我們現在很少做的。然後再來就是更有效的支持，我們現在是希望下一年度可以繼續努力的。

再來，就是衛生局的部分，我想居家服務跟友善服務是未來個人照顧的重點，這個也是剛剛郭課長講的很正確的事情，就是在他還沒有落入長期照護之前的生活重建，是不是在很短期之內，我們要更早期的去幫忙他們，譬如早期發病的病友，我們趕快讓他能夠在早期做一些特殊的 Program，如果讓家屬或讓同儕能夠有機會去把他們帶出來，我想這個會比醫生開的藥或是到醫院的效率還要好得多了。我覺得在友善服務跟居家服務，我想衛生局在這部分是可以做一些著墨，台灣是沒有個案管理系統，像我們的個案管理系統是不太能協助人走出來的，它只是在做檔案管理，衛生局過去有一個很好的狀況，就是居家照顧服務員，現在還在 run 這個 Program，而這些人員他要怎麼去跟家屬接觸？怎麼去跟精神障礙者接觸？如何讓他們能夠更有效率？我想這樣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衛生局在這個部分能夠再加油。

再來，就是社會局的部分，當然有一個好的友善居住環境，有一個自立生活的服務，包括一些同儕的 Program，特別是有人可以帶出來這樣的同儕計畫，是不是有可能在高雄市就有實驗性的計畫，我想全台灣還沒有精障者的同儕，這樣的 Program 是不是可以有計畫的來推行？讓我們高雄市可以成爲像剛剛楊執行長講的，最好的就是讓精障者有最好的友善環境，希望我們的公部門可以幫忙打開這樣空間跟視野，謝謝。

主持人（周議員玲玟）：

請蔡醫師。

河堤診所蔡醫師景宏：

首先我很高興，也非常感謝來參加這樣的公聽會，我覺得公聽會就是一個所謂的 bottom up，從民間社團的一些力量，然後讓我們的民意代表及公務部門能夠了解這樣的需求，我們今天的主題大概就是去污名化還有長期照護。我想去污名化，我還是簡單把我的結論，我講的是透過教育、透過接觸、透過對話，讓一般大眾能夠了解什麼叫做精神病？什麼叫做精神病患？透過了解之後，可以降低他們的刻板印象，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可以讓這一些病人及家屬可以走出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今天大家好像對公務部門的指責很多，不過我覺得就我過去從醫院到基層，我覺得公務部門其實也都是很努力，包括像我以前服務的醫院，他們增設了一些日間病房、社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家，這當然是以醫院為 Base，當然還有像勞工局的一些就輔員、關懷員的補助、還有多元就業方案，這個其實都已經持續的在照顧我們的精神病患。

當然還有剛剛社會局提到，我以前也參與過前鎮的羽蝶農場，我也曾經督導過一段時間，我覺得他們都已經非常的努力。但是，這些努力還可以繼續有加強的空間，就像剛剛黃醫師跟徐醫師提到的，長期照護是絕對需要的方向，像歐美國家，在幾年前我去美國參觀自閉症長期照護，我覺得美國就是有錢，以前我參加過馬利蘭州，它對於自閉症的補助，整個州政府一年補助就將近 5 萬美元，當然我們不能把它挪到台灣來，但是如果我們在經費上或是預算上，能夠用在刀口上，我想不需要多，只要讓這些經費能夠到位，後續的問題我想人力或是各方面，也才能夠到位，這個是我今天小小的結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周議員玲玟）：

謝謝三位專業醫師給我們很棒的建議，最後我們要邀請這一位，是長期對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努力了非常多年，我看他永遠都沒有鬆懈，幸好他還是這麼熱忱，來掌聲歡迎黃理事長。

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黃理事長國良：

首先我代表高雄市有立案的 64 個身心障礙社團，有 60 個會員加入我們這個總會，我代表總會謝謝今天兩位主持人，你們很專業的主持，因為你們專業的主持，所以讓專家都可以發表意見，而且市府團隊也都可以講出他們的對策。

今天我除了很感謝之外，我認為還是有一點小小的遺憾，就是我們今天六、七個精障團體的負責人，他們好像都覺得很無感。所以我是誠懇的建

議，在我們擬定對策之前，是不是能夠讓我們那六、七個團體的負責人，都能夠有參與的機會？bottom up 既然由下而上，他們沒有參與的話，我相信你們再怎麼做他們都是無感啦！我拜託一下，因為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這是我代表精障社團提出的建議，他們曾經在兩次的小型公聽會提出建議，希望市政府編列預算，因為爲什麼被污名之後，已經數十年都沒有辦法改善？可見是個沉痾，需要我們可能有一個新的研究來做研究，由專家來研究，然後由我們身心障礙社團協助做一些調查。因爲有些不只是專業，還要民意的參與，我滿渴望能夠有這種研究，至於研究第一個就是要研究爲什麼會形成污名化的原因？然後我們要找到各國反污化的成功案例，還有台灣的案例，我們提出建議及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要做什麼？分工合作就是建立一個友善的環境，讓反污名化能夠落實執行，如果沒有友善的環境反污名化，是緣木求魚，是永遠不可能的事情，其實這個就是我代表 60 個社團小小的心聲。我再次謝謝周議員跟蘇議員，你們這麼專業的指導我們卻還說這是你們的職責，我真的很感動，現在我們以掌聲來謝謝他們好嗎？我們也很感謝三位醫師很專業的告訴我們，讓我們的方向不會流於民粹，而是專業的領導，我們也掌聲來謝謝他們；我們也謝謝五位市府的官員，他們也很有耐心聽我們的心聲，我相信這一次回去，一定會把我們的心聲列入他們真正的參考，謝謝！

主持人 (蘇議員炎城):

剛剛黃理事長有講過，編列一些經費來宣導，就是公布門將來如果辦活動的時候，要讓這些社團來參加，這樣公部門有沒有意見？編預算是由哪一個部門編列？社會局嗎？〔…〕都要編喔！大家都有聽到了，都要編。如果你們有辦活動的時候，要通知這一些社團，大家要共同來參與，我們的政府能力真的有限，但是社會資源是無限的，就像黃理事長及各個社團都那麼熱心，所以由他們動員，彌補政府不足的地方，這是很正確的做法。幸好也有這麼多的熱心人士，願意付出時間及精神來募款經費照顧這些弱勢，你們應該要謝謝他們才對。

所以希望黃理事長的建議，你們可依照他的建議下去充實一下，接下來由周議員來說明。

主持人 (周議員玲玟):

我想今天的座談會，我還是再次重覆跟大家保證，它不會無感啦！接下來，像今天我們就非常有感，每一個座談會其實都會有往前邁入一小步，當然也是要更長的時間努力，我們都會跟大家在一起。今天謝謝所有來參加的朋友，散會。

附件

針對這次議題所作的回收 283 份問卷分析結果，顯示排名如下：

一、污名化：

- (1)認為一般民衆對精神障礙者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對精神疾病不了解、曾聽媒體不恰當的報導、社區宣導不夠。
- (2)認為有效的社區宣導方式是：辦理心理衛生講座、請精神障礙者或家屬現身說法。
- (3)認為有效的削弱污名化方式：政府單位的宣導、媒體宣導、辦理接觸活動、請精神障礙者或家屬現身說法、社區講座。
- (4)認為需要宣導的特定人員：媒體記者、衛生局公衛相關人員、家屬、區公所社會課經辦人員。
- (5)認為精神障礙者無法被了解的原因：家屬不願意公開、不敢與他人接觸、不敢曝光、自己不認同自己。
- (6)家屬與患者之所以不敢公開之原因：怕被標籤污名、怕影響工作、怕影響人際關係、怕別人無法接納、怕被恥笑。
- (7)認為一般民衆對精神障礙者的污名所產生的反應：排斥、恐懼、歧視。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無法透過有效的宣導，讓媒體及民衆更了解精神障礙者，進而接納；否則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屬將更躲在暗角，使問題無法改善，甚而惡性循環，也可能付出更多社會成本。

二、長期照顧需求：

- (1)認為對精神障礙者之服務需要納入長期照護服務系統者占 96%。
- (2)認為對精神障礙者之服務需要納入長期照護服務的是：家庭照顧者支持、社區資源中心、精神障礙者照顧住宅。
- (3)認為精神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應有的服務項目：情緒支持、照顧者教育、諮詢與轉介、喘息服務。
- (4)認為精神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應有的服務項目：精障者個案管理服務、精障者日間活動中心、精神障礙者家庭關懷訪視服務、獨居精障者及精障雙老家庭生活支持服務、一般性諮詢回覆及個案服務。
- (5)認為精神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之設置方式：設立「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設在各社區活動中心。
- (6)認為精神障礙者照顧住宅，應具備的功能：基本生活照顧、生活能力重建健康照顧管理、支持服務。

三、其他（精神障礙者與家長填答）：

(1)有機會到外地就業的意願：70%是有意願的。

(2)能接受的外地就業地點車程時間：半小時者占 37.6%、一小時者占 32.2%、希望可住宿（假日返家）者占 27.9%。

四、填卷者身份：身障手冊者 37.4%、實務工作者（社工、就服員、醫事人員）30.7%、家長 21%。

「高雄市精神疾病反污名化及精神障礙者長期照顧需求」 公聽會書面建議

一、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楊執事長沛綺：

曾利用參訪玉里醫院的機會，讓民衆更進一步接觸、了解精障者。

社區宣講機構，宣導了解精神疾病。

影片拍攝宣導。

衛生局：宣導影片可近性。

勞工局：僱主說明會，須讓病友家屬、民間社團參與宣講。

社會局：計畫評委需注重專業人選。

二、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

柯理事長碧雲：

(1)污名化宣導、病人家屬、學校教育、社會大眾的理解，尤以社會大眾的宣導(以短片、電視上宣導)。

(2)長期照顧處的設置(政府設置、補助費用少)。

(3)希望勞工局在精障就業問題，對復原狀況好、穩定者，能更有所改變、作為及幫助。

林幹事清烈：

(1)請衛生局補助經費，多舉辦精神病患家屬教育課程。

(2)請教育局將精神病課程列入下年度之課程。

(3)請民政局多多舉辦「瞭解精神病」的講座，讓一般民衆瞭解一去污名化。

(4)請勞工局積極協調廠商，提高僱用精障者就業率(目前僅 6%，美國 49%)。

三、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陳總幹事仙季：

衛生局作精神疾病認識之宣導。

學校教課書應納入認識精神疾病教材，教導學生基本概念。

納入長照體系不應以年齡為主要關鍵(50 歲以上)，另應以身心障礙者「失能程度」為主要關鍵因素。

失能評估除了 ADL、IADL 之外，應以個別障礙者之特性有不同的失能評估工具，才能真正測量出失能程度與需求評估。

最重要的是應將精障者納入長期照顧體系。

四、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附設圓夢社區復健中心

家庭代工孫榮發先生：希望能真正的多發表一些建設性關懷弱勢的提議。

學員吳燕雪女士：精神疾病反污名化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也有人說是精神疾病障礙者，有長期照顧需求之必要性。

五、高雄市大崗山康復之友協會王淑君女士：

希望能夠控制公聽會的時間，部份發言過於冗長，精簡有助於參與本活動的吸收效果。

批評大過於實質建議。

六、台灣身心障礙輔導就業協會郭理事長豐仁：這些問題最主要解決方法，就是給他們一份工作，可安定經濟來源，壓力小病情就可全癒，每年的精障患者有增無減，必須要有政策措施之配合才可解決，二個小時之公聽會，各局處還是丟問題、不用心，可見一般。

七、高雄心理復建關懷協會團員楊三郎先生：如何去除污名？